

(台 湾)
独孤红作品集

江
湖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

江湖人

①上

(台湾)独孤红著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江湖人

作 者: 独孤红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天津市兴安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
字 数: 36 万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7-80506-535-7/I·225

定价: 23.80 元 (上、下册)

《江湖人》

京城武林风云再起，江湖上，一批顶尖高手，肩负着特殊使命乔装改扮进入京城。一时间京城连发大案，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朝廷震怒，并限期捉拿江湖大盗。九门提督府查缉营总领班铁扇子褚和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从河南中州请来了自己的侄儿风神俊秀、武艺高强的李七郎。

李七郎来到京城，他巧妙的周旋于朝廷权贵之间，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与江湖大盗斗智斗勇，双方展开了生死搏斗。却险些落入人家布下的陷阱……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意的。江湖凶险，人心难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刀光剑影、爱恨情仇的包围之中，李七郎将何去何存……

目 录

第一章	捧戏子	(1)
第二章	河边人家	(29)
第三章	伊人肠断	(48)
第四章	别走捷径	(70)
第五章	理折亲王	(97)
第六章	巧妙一着	(118)
第七章	欲盖弥彰	(146)
第八章	醇酒美人	(166)
第九章	卿本佳人	(177)
第十章	卧龙藏虎	(197)
第十一章	龙凤会	(220)
第十二章	醋海波澜	(247)
第十三章	大水冲倒龙王庙	(264)
第十四章	双凤会	(290)
第十五章	最佳消受	(304)
第十六章	酒后之错	(321)
第十七章	一语惊醒梦中人	(349)
第十八章	公私难全情变仇	(371)
第十九章	螳螂捕蝉	(394)
第二十章	欢腾京城	(414)

第二十一章	预备金钩钓海鳌·····	(431)
第二十二章	擒人·····	(457)
第二十三章	妙 计·····	(471)
第二十四章	情难舍·····	(487)
第二十五章	小接触·····	(496)
第二十六章	知奇方寸之中·····	(523)
第二十七章	锲而不舍·····	(542)
第二十八章	荣王起死回生·····	(560)
第二十九章	祸福难卜·····	(579)
第三十章	小人之心·····	(594)
第三十一章	孤遗山庄·····	(614)

第一章 捧戏子

北京城有它庄严肃穆的一面。

瞧，宏大的砖城，周围六十八里，比周围六十一里的南京城，周围四十里的西京城都大，算得上第一大城市。

外城，下石至上砖高二丈，堞高四尺，址厚二丈，城顶宽一丈四，共设七门，永定、左安、右安、广渠、东便、广寒、西便，角楼六座，城垛六十二个，堆拨房四十三座，雉堞九千四百八十七个，炮窗八十七个。

内城周围四十里，城高六丈二，城顶宽五丈，分九门、正阳、崇文、宣武、朝阳、东直、阜城、西直、安定、德胜，角楼四个，城垛百七十二，雉堞凡一万一千零三十八个，炮窗一千一百零八。

在那年头，正阳门最壮观，也最神气，门分二层，内一外三，形式雄浑，中门常闭，非帝王不得出入。

寻常百姓，连那边门儿都只有瞪眼瞧着的份儿，你走近看看，那些站门的官老爷喝一声，吃不完兜着走。

还有紫禁城，那是禁宫大内所在，百雉连云，万瓦鳞次，九重禁地，千百楼台，甚至金殿禁路，无不玉砌雕栏。

六百年来，数朝兴亡之处，一直列为禁地，寻常百姓是一辈子也别想往里去，就是做梦也到不了那儿。

其他像什么天坛、地坛、社稷坛、先农坛、朝日坛、夕月坛、先蚕坛啦、万寿山啦，多啦。

当然，它也有它轻松、热闹的一面。

不说西郊，不说八大胡同，且说天桥。

看！商贾杂技，卖估衣的、算卦的、看相的、摸骨的、戏馆、杂耍、卖膏药的、练把式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多少英雄好汉，多少江湖术士，都把这天桥当成了安乐窝，说天桥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应当之无愧！再往戏园子里看，站在那儿听听。

瞧座儿，里边儿请，萝卜赛梨呀，百合糖瓜子儿。……

乱哄哄，闹嚷嚷，再加上喧天的锣鼓，戏台上的胡琴儿，角儿的唱，台下这个喊儿，那个叫妈，就别提有多乱了！今儿晚上好戏，压轴戏，“穆柯寨”。

整座戏园子挤得水泄不通，座儿满了，站着的比坐着的还多，门外车水马龙，里头万头攒动。

提起这出戏，本不算什么，哪个戏班子都会唱也都能唱，卖座不卖座那得看角儿怎么样。

今儿晚上这出“穆柯寨”为什么这么卖座呢？那全因为角儿好，搭配好，角儿是名角儿，红透半边天的金少楼跟他妹妹金玉环。

提起这兄妹俩，梨园里人人翘拇指，京畿一带可以说是哪个不知，谁个不晓，就连拖着鼻涕的小孩儿都知道。

大街上，小胡同里，孩子们你一根棍儿，我一根棒儿，硬说他就是金少楼，举袖子一抹鼻涕，胸脯一挺，眼一瞪，挺神气的，就是被人在脑袋上敲了个疙瘩，腮帮子上来上一下，也不能哭，不能喊，金少楼嘛！

老太太们也是一样，吃饱饭没事儿抱着烟袋就往戏园子里跑，瞧金少楼、金玉环去。

大姑娘、小媳妇儿就更别提了，迷金少楼迷得是茶不思来饭不想，擦胭脂抹粉，打扮得花不溜丢，整天泡在戏园子里，泡定了，捧定了。

进了戏园子拼了命的往前挤，香汗淋漓小意思，手绢儿掉了不在乎，只要能多看金少楼一眼，或者是被金少楼多看一眼，哈，今儿晚上睡觉都会笑。

为此，戏台前经常粉拳绣腿来上那么几回，比戏台上的戏还精彩、还好看。

爷儿们捧的是金玉环，包厢，订座儿，金玉环要是一出场，或者是门帘里一句，谁要不喝个大采谁就非挨揍不可，喊得慢一点儿都怕吃了亏，那怎么行，今儿个头一声让别人喊了去，金玉环还瞧得见我么？

至于，金少楼兄妹俩为什么这么红，学问大了，那可绝不是侥幸，哥哥俊，妹妹美，唱得好，做得好，全好。论文武生，论刀马旦，全是梨园行里第一把。

金少楼还有一手绝活儿，从七八张桌子上一个跟头翻下来，落地身轻，戏台不响，面不改色，气不涌。

更难得是人家背上紧靠着，脚底下那双又是那么厚的硬底鞋，这要没有不含糊的真工夫绝不行。

这一手只露过一次，是那次“伐子都”，一次就够了，论扮相论架式、气度，金少楼成了活子都。

今儿晚上这出压轴的“穆柯寨”，兄妹俩扮夫妻，哥哥是杨宗保，妹妹是穆桂英，那还能不卖座，还能不满？

茶房不带座儿了，他挤不进去；沏茶倒水免了，看戏的不喝。

卖瓜果梨桃儿、糕饼点心的也不卖了，他既走不了路，人家也没工夫吃。

手巾把子也不打了，没别的，施展不开，有汗人家宁愿它流，抬手去抹都懒得抹，还有工夫擦把脸？

如今在戏台上的是杨六郎手下两员大将：焦赞、孟良。没人瞧他俩，也不知道他俩唱的什么，说的什么。

台前三排好座儿让人包了，包座的大有来头，算算没几个人，坐不了也得让它空着，没人敢碰一下。

头一排左边，坐的是两位衣着鲜明，人品轩昂，气度不凡的公子哥儿，俱是长袍马褂，瓜皮小帽。

别的不说，单看帽顶那颗珠子，就价值连城，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有。

左边那位年纪较大些，说大也不过廿来岁，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一双长眉，一对凤目，人白，白得过了些！身子太弱，也瘦了些，十足的读书种子。

右边那位年纪小些，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十七八岁年纪，矮小些，也瘦些，但瘦不露骨。

他更白，但白里透红，一双手十指纤纤，欺雪赛霜，柔若无骨，

不像男人手，倒像姑娘家的柔荑。

那张脸，娇嫩无比，吹弹欲破，弯弯的两道眉，一对大而圆的眸子，像点漆的杏眼，悬胆鼻小巧玲珑，小嘴儿鲜红一抹，要是换件衣裳，准像个美姑娘。

可不是么？瞧，他额角上微有汗渍，后几排的人都闻得见汗香，当他拿手绢儿擦汗的时候，那股子幽香更浓。

敢情有来头的公子哥儿，一天到晚都在脂粉堆里厮混，都喜欢这调调儿，没一个免得了。

再看前排右边，那儿坐的是一男一女。

男的身材魁伟高大，黑黑的一张脸，浓眉大眼，顾盼生威，不可一世，眉宇间带着些凶暴气。

他穿件长袍，没穿马褂，没戴帽子，一条发辫拖在身后，两只袖子卷着，两段小臂毛茸茸的，粗壮有力，好不结实。那双腕子，既粗又圆，看样子硬得像铁。

他身边那姑娘，一身墨绿，高领宽袖的小袄，八幅裙，长短适度，宽窄合身，看纤腰，细得盈握。

那排整齐的刘海下，是张瓜子脸，一双黛眉，一对凤眼，标致绝顶，清丽如仙，不带人间一点烟火气。

这一对儿配在一块儿，令人有老天爷闭着眼瞎凑一通之感，怎么说这位大姑娘她也该坐在左边那两位一块儿去才对。

本来嘛，这么一位美姑娘，伴着半截铁塔，岂不太不相称？不相称归不相称，没人敢正眼看一下，哼一声。

大姑娘她自己都不在乎，香唇儿带着一丝浅浅醉人甜笑，不住指着戏台跟那位黑大汉低声谈笑着，黑大汉或点头，或答话，看样子是唯恐不周。

再往左后方看，第五排上，也就是那两位公子哥儿的正后方，那儿坐着一位更俊的人物。

他穿一件长袍，有一副颇长的身材，长眉斜飞，凤目重瞳，比那位年长的公子哥儿还俊，也比那年长的公子哥结实健壮，更比那年长的公子哥儿多了股逼人的英气。

要比慑人之威，逼人英气，只有那黑大汉可以跟他比。但那也迥然不同，黑大汉那股子威是凶威，流露无遗，人家这位的威，是英武之威，隐约于眉宇眼神之中。

黑大汉站起来，像尊压人的半截铁塔，人家要是站起来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像鸡群之鹤，临风玉树，那么洒脱，那么飘逸，那么倜傥不群。

他坐在那儿意态悠閒，没看那两位公子哥儿，对那位美姑娘也不在意，只不时地向身左瞥上一眼。

难不成身左有更美的姑娘，不，世上没有再比那位大姑娘更美的姑娘了，他身左过道上，站着几个穿长袍，卷袖口，长相凶悍，腰里鼓鼓的中年汉子。

这几个，行家一看就知道是练家子，而且是高手。

这几个，全神贯注戏台上，神色间似乎有点焦急，可能是等着瞧金少楼、金玉环兄妹等急了。

蓦地，锣鼓紧，掌声采声震耳，差点没把戏园子屋顶掀了，台上垂帘掀动，眼前一亮，杨宗保，不，金少楼出来了。

那位小公子兴奋而紧张，瞪大了眼，微张着嘴，拍红了一双娇嫩的“玉手”，令人好不心疼，他却毫不在乎。

大公子哥儿用手碰了碰小公子哥儿，低低说道：“阁下，她呢？”

小公子哥儿没理他，他又碰了一下，问了一声。

小公子哥儿这才转过了脸，两眼一眨动，道：“你说什么？”

大公子哥儿道：“我问，她呢？”

小公子哥儿道：“别急呀，还没到出来的时候呢，瞧你，怎么这么没耐性，来都来了，还怕瞧不着人么？”

说完了话，立即又转脸望向台上，那双清澈、深邃的目光又聚集在一点——金少楼身上。

这时候，那几名凶悍汉子中有一个抬起了手。

座中那位俊汉子两道长眉刚一扬，却见凶悍汉子群中另一名浓眉汉子把那汉子抬起的手压了下去，低低说道：“别急，还有一个，待会儿两个一块儿收拾。”

俊汉子两道长眉落了下去。

过不一会儿，掌声、采声又起，震耳欲聋，是杨宗保跟穆桂英对阵交锋了，那浓眉汉子一声：“是时候了，老常，你收拾男的，那丫头交给我。”

话落，他跟适才那抬手的汉子同时抬起了手。

就在这时候，俊汉子双眉一扬，站了起来，道：“对不起，三位，借个光。”

他伸出了手，那只手快捷如电，一下子按住了两只手。

乍看起来，他是想把那两个的手推开，然后好挪身走过去，可是那两个却脸色微微一变，浓眉汉子立即沉脸说道：“朋友，你想干什么？”

俊汉子微微一笑道：“别问我，只问二位想干什么？”

这一句，听得那两个跟身后的另几个脸上全变了色。

浓眉汉子目光一凝，道：“朋友，你是……”

俊汉子冷笑说道：“阁下，别管我是谁，这是戏园子，别杀风景，动刀子，要是来个血染戏台，别说前面那两位不依，就是整个戏园子里的人也饶不了人，阁下信不信？”

浓眉汉子两眼暴睁，道：“谁说我要动刀……”

俊汉子“嘘”一声道：“别嚷嚷，阁下，要让人听了去，戏园子里马上就会大乱，京畿是块安宁地，乱不得，惊动了九门提督那更麻烦，是不？至于是否动刀……”

微微一笑，接道：“我这双眼睛还算亮，袖里飞刀，薄如柳叶，淬了毒是见血封喉，轻动不得，要不要我替二位拿出来？”

浓眉汉子冷哼一声道：“你试试看。”

俊汉子含笑一声：“我遵命。”

手往下一按，那浓眉汉子闷哼一声手垂了下去，俊汉子手往回一缩，在浓眉汉子腕下一翻，然后扬了起来，道：“阁下瞧，没错吧。”

他右手拇食二指捏着一柄短小窄薄，一如柳叶的飞刀，刀芒白里泛青，行家一看就知道淬过毒。

浓眉汉子脸色大变，惊怒喝道：“好大的胆子，你竟敢……”

俊汉子一笑说道：“阁下，别紧张，也别那么小气，我不要，也不喜欢这种能要人命的凶器，还你，拿去。”反手把那柄柳叶飞刀递了回去。

浓眉汉子连忙伸手接过，他接过飞刀。身后一名惨白脸色的汉子伸了手，往俊汉子肩上就搭。

俊汉子没在意，淡然说道：“怎么？想动手，我要嚷了。”

惨白脸汉子冷笑说道：“你试试看。”

他手没停，眼看就要搭上俊汉子的肩头。

俊汉子双眉一扬，笑道：“你也试试。”

翻腕而起，一指头敲在对方腕子上。

惨白脸汉子像是被烧红了的烙铁烙了一下，“哎哟”一声，皱眉缩手，苦着脸弯下腰去。

俊汉子忙以指压唇“嘘”地一声道：“别嚷，吵人看戏要不得，尤其是看这兄妹俩的戏，谁吵谁倒霉，再说诸位也不愿意让头排那两位瞧见，对么？”

这句话不算什么，可是这一手吓人，浓眉汉子脸色变了好几变，然后深深看了他一眼，道：“朋友贵姓，怎么称呼？”

俊汉子道：“有劳阁下动问，我姓李，行七，阁下叫我一声李七郎。”

浓眉汉子截口说道：“朋友请跟我们出去一下。”

俊汉子摇头说道：“不行，不行，压轴戏正在好处，我怎么舍得走，更何况是看这种红遍半边天的名角儿，阁下假如想跟我聊聊，等戏完人散后，我不走，行么？”

浓眉汉子道：“是汉子说一句算一句。”

俊汉子道：“当然，这个胆我还有，要不然我就不伸手管这档子闲事了，只是诸位也请好好看戏，假如还有哪位不老实，我敢说刀一定会往头排右边飞，那时候惹了大祸，可别怪我事先没打招呼，明白了么？”

一笑转身坐了下去。俊汉子这句话，就像戏园子边上，那个摆地摊的马回回卖的“大力丸”一样，灵效无比，那几个神色凶悍的汉

子，个个发呆，硬是没敢再动。

原因很简单，头排右边坐的那位黑大汉跟天仙般大姑娘，可是大有来头的，要是惹了那两位，尤其是那位黑大汉，那是吃不完兜着走，脑袋非得换个地方放。

台上的戏完了，台下的戏刚开始。

看戏的有不少赖着不肯走，想尽了主意要往后台溜，瞧瞧自己喜欢的角儿去，最好能跟人家聊上两句。

哪怕只那么两句，在看戏人的心眼儿里，也比跟皇上聊了几句还引为荣宠，一路上可以兴高采烈，回家可以吹，更可以向子孙们夸耀一番。

闹哄哄声中，站着的有的往外挤，坐着的也陆续站了起来，唯有那两位，大公子哥儿跟小公子哥儿仍坐着没动。

小公子哥儿眼望空荡荡的戏台，犹在愣愣的出神。

大公子哥儿则皱着眉，一脸的懊丧，那模样儿就像“西厢记”里的张君瑞刚被老夫人赖了婚一般。

头排右边儿，黑大汉跟大姑娘也站了起来，黑大汉巨目微睁，犀利眼神一扫，向着那两位公子哥儿一咧嘴儿，轻笑说道：“瞧那两位！”

大姑娘美目投注，嫣然一笑，道：“早瞧见了，他二位是捧金少楼兄妹最有力的人士。”

黑大汉笑了，道：“那两位是兄妹，这两位也是兄妹，正好配成两对儿。”

大姑娘轻叱说道：“别胡说，捧戏子无可厚非，着迷的也不只他两位，要谈谈别的……事情传进‘宗人府’，麻烦可就大了……”

黑大汉倏然微笑，道：“也只有他们怕宗人府……”

一顿，扬声叫道：“喂，二位，没瞧的了，该回驾啦。”

小公子哥儿一震而醒，忙用胳膊碰了碰大公子哥儿，凑近了去，在大公子哥儿耳边低低说了两句。

大公子哥儿这才收魂定魄，忙站了起来，转脸强笑：“怎么？二位也来了。”

黑大汉豁然大笑道：“这敢情好，来的时候是一块儿来的，进了戏园子还聊了老半天，怎么看完戏就全忘了。”

大公子哥儿好不窘迫，胀红了一张脸，只说不出话来。

大姑娘好心解围，嫣然笑道：“两位要不要一块儿回去？”

大公子哥儿刚要说话，小公子哥儿插了嘴，忙道：“不了，我们俩待会儿再回去，还想顺便在天桥逛逛。”

大姑娘浅浅一笑道：“那我们俩先回去了。”

转身往外要走，这时候，从紧靠后排那边抢步走过来两名衣着气派，服饰鲜明的中年汉子，躬身哈腰，小心轻问：“您，回去？”

黑大汉则仍向着那两位笑道：“二位，逛是可以逛，应记住；可别人回去了，把魂儿留在天桥忘记带回去，懂么？”

大姑娘没理那两个中年汉子，也没听见黑大汉说什么，因为她在转身的时候，一眼瞥见了坐在后几排上的那个俊汉子。

她先是微微一愕，而后惊讶，继而当俊汉子唇角噙笑，也望向她，四目交投那一刹那，她有点像触了电，轻微一颤忙收回了目光。

黑大汉转过身来瞧见了，忙问：“怎么了？谁？”

大姑娘轻轻说道：“纳容兄妹身边什么时候添了这么个人？”

黑大汉抬眼凝目，俊汉子身边那几个凶悍汉子，只当黑大汉是望向他们，忙躬身哈腰，不安地赔上了笑：“泰爷，你好。”

黑大汉理都没理他几个，浓眉微扬，轻喝说道：“好俊逸的人品……”

脸色忽地微微一变，道：“他怎么样，瞧你了？”

大姑娘神色微惊，娇靥微红，忙道：“你这个人怎么了，没有，别胡说。”

黑大汉冷哼说道：“谅他也不敢……”

脸色又是一变，道：“好大的胆子，见了我居然还大模大样的坐着，我要问问他这是谁教给他的规矩……”

大姑娘忙伸皓腕，那欺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玉手往黑大汉胳膊上一落，既惊又羞，急道：“别这样子，也许我弄错了，人家不是他兄妹身边儿的！”

只这么一拦，黑大汉变成了绕指柔，冷哼一声道：“便宜了他，咱们走。”挽着大姑娘往外走。

大姑娘扬着螭首，整着娇靥往外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儿像小鹿儿乱撞，怦怦然跳得厉害。两个中年汉子在前面开道，他两位走了。

那空荡荡的头一排，只剩了两位公子哥儿！

小公子哥儿推了大公子哥儿一下，道：“哥哥，你还在这儿发什么愣呀？”

大公子哥儿皱着眉道：“她怎么连瞧也没瞧我一下。”

小公子哥儿两道细细的眉往起一扬，道：“别说了，提起来我就有气，他出来的时候，我拍手拍得比谁都响，也喝了好几声采，偏偏他像块死木头，走，咱们到后台问问他去，是瞎了还是聋了。”他拉住了大公子哥儿的袖子。

大公子哥儿一惊，忙地一挣，道：“要去你去，我不去。”

小公子哥儿圆睁着一双星目，微愕问道：“怎么了？”

大公子哥儿红了脸，摇头啜嚅说道：“没……没什么，我，我不想去。”

小公子哥儿眨动了一下星目，道：“不想去，天知道，别是不敢去吧，哼，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家，怎么连我这女……连我都不如，你要是怕你这弱不禁风的身子挨不起人家一指头，有我呢，我给你挡，这个都怕，别的你还想什么？说，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大公子哥儿忙道：“阁下，咱们别惹人家常行么？咱俩是怎么出来的，你就不知道人的嘴有多快，万一传进爹耳朵里，那还得了，你没关系，我就惨了，做哥哥的不把妹妹往好处带，先一顿训斥，然后书房里一关三天，那滋味儿我是怕定了。……”

小公子哥儿想笑，但他没笑，脸一扬，道：“百无一用是书生，真没错，昂藏须眉七尺躯，偏长了一颗鼠胆，怕！也行，当初你就别迷呀。”

大公子哥儿脸一红，道：“这……这……我跟你不一样，哪能像你，厚着脸皮往前凑，天不怕，地不怕，我可不……”

“好哇。”小公子哥儿两颊生酡，美极娇煞，一跺脚道：“你敢说我脸皮……看我以后还帮你不，下次你就别再想往外溜了，我先回去了。……”

霍地拧腰转过了身，两眼忽地一直，“咦”地一声：“你们……”

大公子哥儿也瞧见那几个汉子了，一惊忙低声说道：“妹妹，他们怎么也来了？”

小公子哥儿一扬眉，喝道：“你们来干什么？”

那浓眉汉子忙走了过去，一哈腰，赔笑说道：“二格格，您……您二位这么出来，小的几个有点不放心……”

“胡说。”小公子哥儿叱道：“两个这么大的人，还会丢了，还会让人拐了去不成，外城这块地方我比你们都熟，说，谁叫你们来的？”

浓眉汉子忙道：“二格格，回您，这不怪小的几个，是福晋叫小的几个跟出来暗中护卫，您二位千万开恩……”

小公子哥儿道：“王爷知道么？”

浓眉汉子忙道：“回您，福晋没敢让王爷知道。”

大公子哥儿神情为之一松，暗暗吁了一口气。

那位西贝小公子哥儿端起了架子，“嗯”地一声，点了点头说道：“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两个马上就……”

浓眉汉子忙道：“二格格，福晋交待过，让小的几个接您二位一块儿回去。”

西贝小公子哥儿脸一板，道：“怎么，我说的没用？”

浓眉汉子忙赔笑说道：“您明鉴，小的不敢，小的天大胆子也不敢不听您的，只是……只是福晋已替您二位瞒了，万一惹她生气了……”

西贝小公子哥儿忙一摆手，道：“别罗嗦了，我两个这就回去。”

浓眉汉子一哈腰，道：“谢谢您。”转身就要向后招呼。

西贝小公子哥儿一眼瞥见了俊汉子，一怔说道：“好俊逸的人品，这是谁呀，瞧见了么？哥哥，你平日自夸内城里找不出第二个，瞧人家，这才是须眉男儿俊丈夫，你该自叹不如，黯然失色了吧？”